

今年的春节注定不同于往年的春节。春节前，由于新冠感染，我被送进了北京地坛医院。这对于我这个有基础病的老病号来说，无疑是有福了。应该说，这家医院在三年多疫情期间，可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了医院，才发现这里采取的是封闭管理，病人和家属要住单独的房间，未经允许不能走出病房，甚至病房的门都不能随便打开。吃饭，有个独立窗口，两层门，对面打开，里面关着，里面打开，对面关着。开始住，还觉得新鲜，几天后就逐渐感到压抑。那一刻，我是多么想对外面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呀，或者站在路边，看看四边的树，即使树上没有一片树叶，甚至没有一只鸟。

一周前，好友约我到颐和园去玩，他怕我嫌天冷不愿出门，还特意把他三十几年前在颐和园与一个女孩约会的秘密告诉我，希望我帮他分析最终

天色将暗时，我有些意犹未尽地收起了画笔。曾几何时，我开始注意尽量在自然光线下画画，因为即使是最接近日光的灯，也会影响我对色彩的把握。好在油画干得慢，一幅画可以断断续续地画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月，所以我不着急，有时还会玩一玩色彩的游戏，比如在干透了的蓝色上面铺上半透明的黄色，上下两层色彩叠加起来，现出了绿色的效果，那份感觉真是奇妙。

清洁画笔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自己为什么要拘泥于所谓“真实”的颜色呢？世上万物本无色，只不过因为有了光，物体对光有不同的反射，然后才让眼睛或者大脑感觉有了颜色，其实你看到的红色和我看到的红色都未必是一样的，哪个算是“真实”的呢？！

对色彩的感知，终是很主观和个人的事。通常来讲，浓烈丰富的色彩带给人欢快的感觉，仿佛龙腾虎跃、锣鼓喧天；而冷色调则深沉内敛，好像有人在月夜浅唱低吟，散发着淡淡的忧伤。“色调”这个词本身就显露出色彩里的音乐性，就像“音色”表现出来的音乐里的画面感一样，不管是一幅画还是其他形式的艺术，如果能在调动人的各种感官的同时触动人的心灵，让人在欣赏的过程中或喜悦或慨叹，那么，这件艺术品就可以算是成功的吧。即使是吃饭，也是色香味俱全的，才可称之为美食。

当然，好坏成败本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样一件艺术品在不同的人那里引发的感觉也不尽相同。梵高的画作多色彩明丽，就连夜空里的星辰都被他描绘得巨大耀眼，但是在这些明艳的后面，却是说不出的压抑和悲伤。作为观众，自己的心情也会给一幅画蒙上不同的色彩。一个人在快乐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五彩绚丽的，即使糟糠也仿若珍馐；而人在痛苦的时候，再动人的良辰美景也会跟着黯然失色。

既然色彩那么主观，那么就好像没有较真的必要。佛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的“色”指的当然不只是颜色，而是物理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总和，所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物质，包括人的“受、想、行、识”都属于“色”的范畴，只有放下执着，才能做到“缘起性空”。

然而，一介俗人如我，仍是喜欢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色即是空”的理念带给我的，有时是安慰，有时却是遗憾，我想我能做到的，最多就是在执着与放下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

比如在画画的时候，不去为了没有调出理想的颜色而恼火，也不去想这幅画结束后该挂在哪里，而只是有意识地体会这个过程带给我的愉悦与快乐，那么才会有一种沉静之心，才能更好地体会当下，任凭身外波涛千万，仍然能够不动声色。

未果的种种理由。其时，我正在家中看罗哲文先生轶事。1948年，林徽因对罗哲文说：“因为离得近，总觉得有时间去长城考察，反而搁置下来，现在是时候去看看了。”不久，在这年10月的一个秋日，罗哲文带上相机，搭车到南口，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张长城照片。由此，罗哲文也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辛的长城考察之旅。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常在想，罗哲文与长城的不解之缘是命运使然，或是因为同道者林徽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三年疫情前，我们不知有多少事情要做，有的人要创业，有的人要出国，有的人要娶妻生子，但因为疫情的不期而至，将人们的许多梦想打得七零八落。然而，在灾难面前，并不是什么都是悲观的，它也有着许多阳光和期盼，甚至幸福与梦想。

于所谓“真实”的颜色呢？世上万物本无色，只不过因为有了光，物体对光有不同的反射，然后才让眼睛或者大脑感觉有了颜色，其实你看到的红色和我看到的红色都未必是一样的，哪个算是“真实”的呢？！

对色彩的感知，终是很主观和个人的事。通常来讲，浓烈丰富的色彩带给人欢快的感觉，仿佛龙腾虎跃、锣鼓喧天；而冷色调则深沉内敛，好像有人在月夜浅唱低吟，散发着淡淡的忧伤。“色调”这个词本身就显露出色彩里的音乐性，就像“音色”表现出来的音乐里的画面感一样，不管是一幅画还是其他形式的艺术，如果能在调动人的各种感官的同时触动人的心灵，让人在欣赏的过程中或喜悦或慨叹，那么，这件艺术品就可以算是成功的吧。即使是吃饭，也是色香味俱全的，才可称之为美食。

当然，好坏成败本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样一件艺术品在不同的人那里引发的感觉也不尽相同。梵高的画作多色彩明丽，就连夜空里的星辰都被他描绘得巨大耀眼，但是在这些明艳的后面，却是说不出的压抑和悲伤。作为观众，自己的心情也会给一幅画蒙上不同的色彩。一个人在快乐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五彩绚丽的，即使糟糠也仿若珍馐；而人在痛苦的时候，再动人的良辰美景也会跟着黯然失色。

既然色彩那么主观，那么就好像没有较真的必要。佛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的“色”指的当然不只是颜色，而是物理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总和，所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物质，包括人的“受、想、行、识”都属于“色”的范畴，只有放下执着，才能做到“缘起性空”。

然而，一介俗人如我，仍是喜欢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色即是空”的理念带给我的，有时是安慰，有时却是遗憾，我想我能做到的，最多就是在执着与放下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

比如在画画的时候，不去为了没有调出理想的颜色而恼火，也不去想这幅画结束后该挂在哪里，而只是有意识地体会这个过程带给我的愉悦与快乐，那么才会有一种沉静之心，才能更好地体会当下，任凭身外波涛千万，仍然能够不动声色。

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们

红 孩

2020年3月，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刻，我突发心梗，被送到应急总医院急诊室抢救。以前，家里人或朋友生病，我也去过几次医院的抢救室，对那里的一切都是非常惊恐，不，应该说是惊心动魄的。生死常常就在一瞬间。我目睹过几个危重病人，在医生护士的胸部按压下是如何苏醒和死亡的。听着监护器发出的哒哒哒的叫声，看着监护器画面上的生命曲线，我的心脏通常是异常紧张，生怕那曲线变成一条直线。还好，我所在的抢救室里只有三张病床，最里边是一个老太太，已经住了五六天，医生已经不再给她用药，家属也不希望用药，老人始终昏迷着，家属希望老人就这样平静地离去。但老太太却始终睁着眼睛，她的生命曲线仍然在波动着。中间的床位是一个喝酒中毒的女孩，她好像失恋了，躺在床上胡乱地打电话发飙，大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躺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走动的医生护士，也偶尔看看监护器上的数字和曲线，我知道我不会死亡，因为我对这个世界还没有绝望，世界上还有很多我爱的人，我还有很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度。

三天后，大夫告诉我，心功能指标一直往上升，已经开始心衰了，他建议我马上转到条件更好的医院。我的脑子马上开始旋转，努力寻找跟自己有关的医院。再看看里侧那个睁着双眼的老太太，她还是那样，监护器上的曲线还是曲线，她的儿子一趟又一趟进来查看，他希望母亲尽快走，他实在是在支撑不住了。而那个女孩，早已没事了。她出院的时候，还冲我笑了笑，大概是感谢我在这里陪着她，如果不是我，那个老太太说不定会把她吓着。其实，我何曾又不是这么想呢！

很幸运，朋友帮我联系到中日友好医院外科的刘主任。我在电话里把情况向他简单介绍后，他很干脆地说，明早你来吧。中日友好医院我太熟悉了，我父亲、哥哥和我自己，都在这里住过院，平日门诊我也没少去。到医院经过系列检查后，刘主任通知我次日准备上手术台，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支架已经发挥不了作用。医生开始在我大腿上画标记，要从那里取两根血管。医生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这心脏搭桥就像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突然前边路堵了，什么时候放行，充满不确定，也许几十分钟，也许数个小时。而辅路很畅通，于是交警提示司机赶紧走辅路。医生听后笑了，说您到底是作家，比喻得真形象。

晚上睡觉前，我和家人及几个朋友聊天，谈到明天的手术，我没有一丝恐惧。我相信刘主任和他的团队。再者，既然已经



从从来都梦想能够过上这样的日子，暖气很足，热炕很暖，饭菜可口。且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不是理想的生活吗？

但是人在满足了基础的生活时，又有大把的时光时才发现，手里没有书，无论每天吃得多么好，这日子，依旧过得让人心慌。

疫情期间，有事匆忙回乡，那本随身携带的书，再读了一遍，经典句子下画过许多的线，可是再读，无论当初如何惊诧折服于作者的文笔，可是恨不得都能背掉的时候，就真的不想再看了。可是除了它，又没有别的书可看。

“书！书！书！”从来没有这样渴求过有书相伴的幸福。再想想书桌上新囤的那一摞书，有种相思难忍的割裂感，恨不得插翅飞回，掠几本回来。可是思虑再久，也得忍痛作罢，毕竟也不现实。

托同学给送几本书回来看看，可是这闹人的疫情，哪里都封闭，这书，像让人望眼欲穿的情人，你越是期盼，她越是姗姗来迟，迟迟不来。每天打开手机就催促，“书！书！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是三遍之后，还是无尽的等待，看不到头的等待。

院。我的脑子马上开始旋转，努力寻找跟自己有关的医院。再看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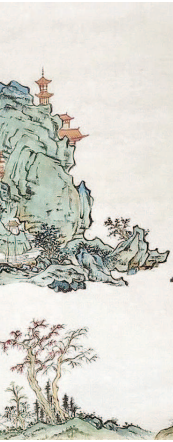
侧那个睁着双眼的老太太，她还是那样，监护器上的曲线还是曲线，她的儿子一趟又一趟进来查看，他希望母亲尽快走，他实在是在支撑不住了。而那个女孩，早已没事了。她出院的时候，还冲我笑了笑，大概是感谢我在这里陪着她，如果不是我，那个老太太说不定会把她吓着。其实，我何曾又不是这么想呢！

很幸运，朋友帮我联系到中日友好医院外科的刘主任。我在电话里把情况向他简单介绍后，他很干脆地说，明早你来吧。中日友好医院我太熟

悉了，我父亲、哥哥和我自己，都在这里住过院，平日门诊我也没少去。到医院经过系列检

查后，刘主任通知我次日准备上手术台，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支架已经发挥不了作用。医生开始在我大腿上画标记，要从那里取两根血管。医生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这心脏搭桥就像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突然前边路堵了，什么时候放行，充满不确定，也许几十分钟，也许数个小时。而辅路很畅通，于是交警提示司机赶紧走辅路。医生听后笑了，说您到底是作家，比喻得真形象。

晚上睡觉前，我和家人及几个朋友聊天，谈到明天的手术，我没有一丝恐惧。我相信刘主任和他的团队。再者，既然已经



开头有多期待，最后就有多失望。“书都给了人，可是带不回来呀。”“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让姐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先给你借几本吧！”也许这是目前最靠谱的办法了。又一次怀揣希望，开始新一轮的等待。还自我安慰“书非借不能读”，也许因为借书的艰难，读得

书荒的日子

郭江妮

该用心一些吧。当下又有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美人的骨相来自书香。理想，像被吹大的漂亮泡泡，炸裂的时候刚让人失望。“图书馆管理员被封了，钥匙拿不出来了。”

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想要有本书，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怎么就这么难？想想家里的一摞书，心里的难受就又加重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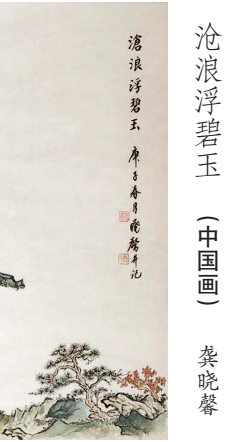
想起有位名人说过，“假如几天不读书，就像几天不洗澡一样难受”。如今想读书又无书可读，方知此言不虚。不读书会滋生一种焦虑感空虚感失落感。

到了无法选择的路口，必须大胆地跳过去，刘备不是有马跳檀溪之说吗？人生就是这样，往往在关键的一刻，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叫置于死地而后生。大约晚10点钟，我把手机一关，安然入睡。

等第二天晚上10点到来的时候，我开始苏醒，蒙眬中看到大夫和护士的身影在走动，再看看窗外，月光在夜空中闪烁，我的意识告诉我，手术成功！这个世界，还是属于我的！这时，有个护士向我走来，我本能地要扬起手向她致意，她连忙叫住我别动。她叫了两声我的名字，我向她点点头。我懂得，她是在考量我是否很清醒。

出院后，我一直有为医护人员写几篇文章的想法，这之前我已经写过散文、小说和电影剧本。转眼已经三年过去了，但几次下笔，那文字似乎都不足以抵达要表达的初衷。前年下半年，我到西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去年国庆节才回到北京。不久，北京的疫情开始严重，我因为有基础病，很多人对我很关心，生怕我会遇到麻烦，尽管朋友们知道我精神非常强大，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我总觉得，人世间的各种疾病都是无中生有，最终都是要有归于无的。生命也是如此。既然如此，我们就该从容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更何况，我们身后还有日益强大的国家做后盾。

就个人而言，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便是那些穿着白大褂整日穿梭于医院各个角落的我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他或他们。



“物质的贫穷，能摧毁你一生的尊严，精神的贫穷，能耗尽你几世的轮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的认知，悄悄帮你擦去脸上的无知和肤浅。”读书，不一定有意义，但读，就是它的意义。一顿不吃会饿，一天不读近愚。

碰碰运气，下单，其实明知道在到处都封着的时候，下单也只是饮鸩止渴的做法，但至少，又燃起新的希望，又可以开启一轮等待。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里说：“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查了一遍又一遍的订单，等待发货，像等待分娩的妈妈，急切而热望，可是焦灼的心情，对上的只有冰冷的现实。等待，期待一夜过后，有春水初生的萌动，有快递可以送达，便有了有书可读的幸福感！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十日谈

品质生活

责编:林明杰 殷健灵

舟泛漓江(二首)

高 昌

人似游仙,对景有怀,忽忆清末诗人哭庵名句“四山云似饭初熟,一路滩如花乱开”。追思高雅,颇忆亲和。惜其断句,试足成七律二章,聊志胜游而已哉。

青带碧簪任剪裁,高名都让古人抬。
四山云似饭初熟,一路滩如花乱开。
落日舟头仍有我,春风江上岂无才。
伏波叠彩多情句,负手纷纷比翼来。

漓江代代踏歌来,好景婆娑意境裁。
但觉愚心从水流,恍疑象鼻为舟抬。
四山云似饭初熟,一路滩如花乱开。
饱览奇瑰诗略减,省些吟料待雄才。

1980年6月,在纪念史学大师陈垣诞辰百年、逝世十周年之际,他曾经的学生、著名书法家、教育家启功,将自己十年前为乃师逝世撰写、当时却不敢示人的挽联拿了出来:“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寥寥数语,道出了启功一路走来,和陈垣先生情同父子的师生之道。

1933年,启功初见陈垣时还只是个中学生,但那时他就已跟从苏州一位老学者戴姜福学习“经史辞章”及古典诗文的知识。后因生活困难,无力继续升学,便由他祖父辈的老世交、大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把他介绍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希望能为他找个工作。为让陈垣对启功的才学有所了解,傅增湘还带去了启功的作文。果然,陈垣看了启功的作文后,觉得“写作俱佳”,印象不错,再加上又是学问深厚的傅增湘所推荐,于是当即表示,让启功来见他。

启功带着傅先生的叮嘱,见到了陈垣先生。而陈垣留给启功的第一眼印象,是“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令他)有些害怕”。这时候,就听陈垣对启功说:“我的叔父陈简庵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启功后来回忆道:“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每次见面,都给我换去旧思想,灌注新营养。”

随即,陈垣根据启功曾经教过“家馆”的经历,把他推荐给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以教学生“国文”。在启功上讲台前,陈垣还给他说了几条“注意事项”,比如提醒他,教“家馆”不同于在学校教学生,应注意等。陈垣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十八岁就曾在广州教学馆。但两年过后,因有人说启功教中学不够资格,他还是被解聘。但陈垣却不以学历论资格,他了解启功,索性让他放手去教大学一年级“国文”。这件事后来让启功每一想起,总是感念不已。一是感念陈垣先生对他的信任和提携,二是感念对他的谆谆教诲。比如陈垣曾对他说,老师站在讲台上,与台下的学生“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许讥诮学生”,对学生应该“以鼓励夸奖为主”。尤其“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而陈垣自己就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从年轻时开始教学,直到逝世,在杏坛整整七十年,桃李满天下。启功即是其高足之一。

除了“说”,陈垣的“行”——实践,同样让启功印象深刻。启功坦陈自己“很不用功,看书少,笔懒,发现不了问题”。而每次和陈垣先生交谈,总会获益匪浅。比如陈垣在交谈中常会提起自己正在研究

的内容,有学生因此会问,怎么想到研究这个内容,怎么进行研究的等等。在学生的疑问中,如有陈垣没有想到的,必高兴地肯定这些提问。启功记得陈垣先生常喜欢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

除了启功,同样与陈垣的关系“信有师生同父子”的,还有李希泌。李犹记得,陈垣先生曾对他说过,治学要像农夫种庄稼那样,不辞辛劳,胼手胝足,深耕细作,才能得到丰收。李由是想到,陈垣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励耘书屋”,应该“即取义于此”。对此,启功先生想必也会认同吧。

所有让人感受到心灵滋润的,有时候与金钱有关,但任何时候都与时间有关。